

维特伯爵回忆录

〔俄〕 维 特 著
〔美〕 亚 尔 莫 林 斯 基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MANUSCRIPT AND EDITED BY
Abraham Yarmolinsky
Published by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Anno Domini
1921

内 部 发 行

维特伯爵回忆录

〔俄〕维 特 著

〔美〕亚尔莫林斯基编

傅 正 译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⁷/₂ 印张 259 千字

1976 年 10 月第 1 版 197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77 定价: 1.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籍俄罗斯人亚伯拉罕·亚尔莫林斯基 (Abraham Yarmolinsky, 1890 年—) 根据维特伯爵所写的回忆录手稿摘编并译成英文, 于 1921 年在美国出版的。

这部回忆录的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 1849—1915 年) 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一个显要官员。他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贵族家庭。他的母亲是俄国人, 他的父亲在高加索总督府做高级官员。维特在敖德萨大学毕业后在铁路部门任职, 因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赏识, 于 1889 年被任命为铁路局长, 1892 年 2 月升任交通大臣, 同年 8 月改任财政大臣, 1903 年 8 月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 1905 年至 1906 年 4 月担任总理大臣。

维特当政期间, 在确定俄国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的许多问题方面, 他的主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在这部回忆录中维特却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朋友”, 是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奉行对中国“友好”和“睦邻”政策的。苏修新沙皇为了称霸世界, 竭力为老沙皇的对外侵略扩张涂脂抹粉, 从而也对维特的侵华行径大加美化, 胡说“维特竭力反对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政策, 实行接近中国的方针, 反对侵占旅顺口。”(《苏联大百科全书》1971 年版“维特”条) 然而, 事实上维特却是一个为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日本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沙皇俄国早就图谋侵占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地区, 于是勾结

法国和德国向日本施加压力。结果清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沙皇政府在向日本“干涉还辽”的问题上,维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特之所以主张迫使日本放弃割据辽东半岛,并不是出于什么“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是“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维特在沙皇政府为此事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声称: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对我们将是威胁”,因此必须“阻止此种占领”,“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命恩人,中国会重视我们的帮助,并在以后同意通过和平的方式修改我们的边界。”(《红档》杂志 1932 年第五十二卷)就是说,将日本从中国东北地区赶出去,让俄国的侵略势力插进来,从而吞并这个地区。维特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895 年 7 月,沙皇政府趁清政府无力偿付对日赔款之机,在维特的策划下,纠合法国共同借给清政府一亿两白银,年息四厘,以关税为偿还的担保,并攫得参加海关行政管理的权利。为了扩大和巩固俄国在华的侵略势力,这年年底,维特又伙同法国银行团在中国开设由沙皇政府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这个银行实质上不过是稍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正如维特自己供认的,它的任务在于“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见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 74 页,1937 年本馆版)。沙俄通过这个银行进一步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侵略。

在此之后,维特又亲自制订了把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计划。1896 年 5 月,沙皇政府乘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机,示意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庆贺。尼古拉二世指派维特与李鸿章谈判。维特以重金贿赂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取得了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竭力掩盖修筑中东铁路的侵略性质,胡说:“这是一项纯粹经济性质的企业”,“完全是为了文化的与和平的目的”,“没有任何政治的或军事的企图”,“决不是用来作为扩张领土的工具”,等等。然而,

维特在奏呈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节略中则毫不掩饰地说修筑这条铁路“不仅有经济的意义，还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他说：“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红档》杂志，1932年第五十二卷）

沙皇俄国在通过修筑中东铁路侵入我国东北后，又企图把辽东半岛据为己有，并在这个半岛上建立海军基地。1897年12月中旬，沙俄继支持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悍然派舰队强占旅顺、大连。在这个问题上，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再一次为自己的罪责辩解，虚伪地说什么他是反对沙皇政府占领辽东半岛的，认为这样会破坏同中国的“传统友谊”。但实际上维特在沙俄强占旅顺、大连一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896年维特同李鸿章谈判时，就曾提出过要修筑一条通达黄海海岸的铁路支线的问题。1897年，当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提出占领大连湾的计划时，维特亲自参与策划，“而且这个政策差不多全是他一人的擘划”（见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10页）。1898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维特积极参与了这一侵略活动，再次以重金买通卖国贼李鸿章操纵其事。

在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沙俄在纠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还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但是，维特在回忆录中却装出一副“和平”的嘴脸，说什么他反对出兵中国。这完全是谎言。事实上从侵略战争一开始，维特就主张尽可能多派侵略军到中国去，叫嚷“要用十五万兵”，“当可把中国人打个粉碎”（见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281页）。就是在维特的请求下，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了派兵侵入中国东北的上谕。在帝国主义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决定投降请和时，维特派遣中东铁路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混到

李鸿章的身边,进行贿赂活动,把清政府的这个议和全权大臣控制在手里。同时,沙俄还单独与清政府谈判关于缔结交收东三省的正式条约。维特策划并亲自出面与清朝驻俄公使谈判,提出了一个由他一手炮制的约稿十二款,压迫清朝公使签字。这个约稿不仅要完全霸占东三省,还要夺取蒙古、新疆的铁路、矿山等权利,并要从东北修筑一条穿过长城到达北京的铁路。由于中国人民激烈反抗沙俄的侵略,加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沙俄独占东三省而出面干涉,清朝公使拒绝签字,维特的侵略野心未能得逞。

上列事实充分说明,维特对中国根本不是奉行什么“和平”、“睦邻”政策,而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

1905年10月,正当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由于维特的建议,沙皇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予人民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迅速召开国家议会,以此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从而使沙皇的统治得以延续下去。后来,在维特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凶恶地镇压了在俄国各地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

维特是一个力图维护俄国君主制度、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政客。他写这部回忆录,原意是表白自己的功绩。但在这部回忆录中也反映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沙皇俄国在人民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内外交困、穷途末路的情景,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情况以及沙皇俄国觊觎我国东北地区领土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亚尔莫林斯基所编译的这本《维特伯爵回忆录》是维特遗稿最先出版的版本。1923年德国人黑森(Hessen)根据维特的遗稿,将维特回忆录整理为三卷。1923—1924年苏联根据这个版本出版了俄文三卷本。亚尔莫林斯基的这个英文节译本虽较俄文三卷本简略,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维特一生的全貌的。

目 录

原编译者亚尔莫林斯基题记	1
维特伯爵夫人序	2
第一章 我的青年时代和早年经历	5
第二章 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回忆	30
第三章 我任财政大臣时期的工作	39
第四章 我与李鸿章的交涉	64
第五章 日俄战争的起因和经过	81
第六章 朴次茅斯和约	103
第七章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娜皇后	137
第八章 沙皇的改良尝试	158
第九章 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	180
第十章 流血的星期日与第一个苏维埃	190
第十一章 挽救俄国的借款	217
第十二章 我担任总理大臣	240
第十三章 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	275
第十四章 我和德国皇帝打交道的经验	303
附 录	329
一、人名译名对照表	329
二、地名译名对照表	335

原编译者亚尔莫林斯基题记

本书中的日期，除另加标明者外概为俄历或“旧历”。有时将与其相当之西历或“新历”日期附加于括弧中。如要将俄历(儒略历)日期变为西历(格里历)日期，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加十二日，以后的加十三日即得。

在译俄国人姓名为英文时，译者曾尽力遵守一定的译音规则，但有时为保持与最好的现代惯例相符，也从通用的译名。

维特伯爵夫人序

我颇费了一番踌躇才决定写几句话作为先夫的回忆录的序文。因为维特伯爵生前很重视这项著作，我对于它的评价难免有偏私之见，而他的妻子的偏颇评价是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的。但是，我承认，我已经忍不住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向美国社会表达先夫维特伯爵由于在朴次茅斯会议时美国政府、报界和全国人民曾对他表同情而对他们的感谢。美国最近声明决心在俄国暂时力量薄弱的危急时期保护它当然的利益，表明了当时对于他这种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我想向读者说明先夫赋予他的这本著作的重要性。我也想说说关于促使他把他的思想和往事写成一部在他本人和同辈在世时不打算出版的书的那些动机。维特伯爵既不是一个阿谀君王的佞臣，也不是一个讨好民众的擅长煽动的政客。虽然他是一个贵族，却并不袒护贵族阶级的特权，而他的政治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凭着正义去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始终与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所醉心的不切实际的“民粹派”不同。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对于自由主义分子企图一下子重新建立全部政治制度的努力不表同情。他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他鄙弃当时统治俄国的官僚所特有的政治思想上的鄙俗和落后。先夫曾经一再对他亲近的人说：“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不能只因为一个人思想和我不一致便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也不能因为他不和我在同一个教堂做祷告便剥夺他的公民权。……”

因为这个缘故，维特在各个阵营里都有许多敌人。在朝廷上，在保守派中，在自由派中，在民主党派中到处都把维特伯爵看成“外人”。他企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为祖国效劳，那就是他只有很少几个始终相随的同伴的缘故。说句公道话，先夫卓越的政治才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他的这些才干受到大俄帝国各界的器重。然而，因为刚才说过的原因，没有另一个政治家象我先夫那样受到这么多各式各样反对的而且是顽固激烈的攻击。在朝廷方面，责骂他属于共和派，激进派却说他想为了皇上的利益而削减人民的权利。地主阶级说他想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使他们破产，而激进派却谴责他怀着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的空想的愿望。作为俄国历史新开端的十月十七日宪法的作者过于招致阴谋与中伤了；另一方面，一个大政治家的复杂与多方面的个性不能轻易地强制成为一个简化了的公式，因此就引起了一些误解，有时这种误解是出于真诚的。

先夫不愿通过报章来和反对者争论，驳斥诽谤或消除误解。他不会参加下流的争吵来降低他的身分。此外，旧政权的检查条件，对于沙皇的总理大臣比一个普通公民更为严格，同时他又不愿伤了他的同辈的感情，所以维特伯爵不能公开地完全表达他的思想。因此，他决定将他的活动交与下一代人去评判，遂写出了这部回忆录。

先夫只是在国外疗养的夏季或冬季几个月的休假期间才写他的回忆录。他总担心圣彼得堡的石岛街寓所的书房会受到秘密警察的注意和搜查。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他的房子进行搜查，就会把他的手稿夺去。他知道当政的许多人对于他的著作有利害关系。所以这些手稿便始终以我的名义保藏在一家外国的银行里。先夫担心，一旦他逝世，朝廷和地方当局就会设法占有他所保存的档案，因此他要我及时把这部回忆录妥善保藏起来。我依照他的话，

把这些稿件从巴黎移到巴荣讷，用别人的名字存于银行。他的小心并不是过虑。1915年二月，我的丈夫刚刚去世，当局就把他的书房封闭，检查并拿走了他的全部文件。其后不久，大本营司令侍从武官长奉了皇帝的命令来见我，说是皇上看过了我丈夫所作回忆录的目录，对于此书很感兴趣，想阅读一遍。我回答说，很抱歉，这部回忆录存放在国外，无法呈给皇上。这位皇帝派来的使者当时没有坚持要这部书，但过了不久，俄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又派人到我们的比阿里次别墅，趁主人不在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很仔细的搜查。他是在寻找这部回忆录，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时这部回忆录正安稳地存放在巴荣讷银行的保险柜里。

这部回忆录没有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因为它是在1912年完成的。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对于那个把维特伯爵说成是一个特别亲德者的流行的传说说几句话。这种传说是全然没有根据的。一般说来，先夫在政治上是沒有偏心的。他只受理智的支配。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他不怀特别的爱或憎。他把他的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仅仅是一个亲俄的人。他确实是最坚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这次战争的。他说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俄国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毁坏欧洲达一百年之久。战前好久他就主张俄国大力协助德国和法国重归旧好。战争初起时，他就非常忧伤，他表示赞成立即召集一个和平会议。他要对他的朋友们说：“既然他们已经开始了那种疯狂行为，就让军队去打吧，但是让外交家们立即开始他们订立和约的工作”。这种情况必然引起了关于先夫的亲德趋向的传说。我不知道他对大战的一些见解是否正确，我只知道他的思想和感情是对俄国充满热爱的，而且他愿望全世界繁荣和安宁。

维特伯爵夫人

1920年十月一日于布鲁塞尔

第一章 我的青年时代和早年经历

1849年我出生于第比利斯城。我的父亲尤利(尤利乌斯)·费多罗维奇·维特,祖籍是波罗的海地区,虽然在官方他属于普斯科夫省的绅士。他的祖先是德国人,移居于波罗的海沿海省,其时该地属于瑞典。我的母亲却是纯粹的俄罗斯人。她是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多尔戈鲁基公主即那个古老高贵的氏族的长支的最后一个代表的女儿。我的外祖父是安德烈·米哈依洛维奇·法捷耶夫,他最初任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最后任高加索总督府总务厅的大员。外祖父母举行婚礼时,他们用以祝福的一个古老的十字架,按照家族的传统是属于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依尔的,米哈依尔是中世纪俄国的一个王公,被一个鞑靼汗杀害而由正教教会追认为圣徒的。

我的外祖父当省长的時候,年青的维特已经在普鲁士学习了农业和采矿以农艺学专家资格来到萨拉托夫。他在那里爱上了我的母亲并和她结了婚。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路德派教徒,因我母亲的家庭是东正教徒,他不得不皈依东正教,因为这是这项婚姻的必要条件。他完全沉浸在他的妻子的家庭里,和维特家族仅保持很少的联系。当他的岳父应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邀请去高加索时,他也跟着去高加索,被任命为该省国家财产局局长。两家都住在第比利斯城,亲密无间。我的外祖父母对于我的幼年生活影响很大。外祖母是我的第一个教师。她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人,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她收集了很多高加索植物的标本,对每一种植物都加以科学的说明。她教我念书,也教我正教教会的信条和基本教义。她年已老迈并已瘫痪,因此她必须由人

们用车推送到孩子们的屋里来，坐在安乐椅里讲课。因为她不能动，我就手里拿着启蒙课本，跪在她旁边。她也照这样教我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鲍里斯。外祖父最喜欢我，七十岁那年他逝世了，这对于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长兄亚历山大选择了军事生涯，在上次土耳其战争中受了致命伤。他官任少校，是一个勇敢、谦和而可爱的人。在他所在的联队里，人们对他还怀念不忘，流行的几首军歌都是颂扬他的功勋的。我非常爱他，在他负重伤期间，我看护他。我记得他常对我讲他作战的经验，也讲他怎样一次与人决斗而把对方打死。鲍里斯哥哥没有露过头角。我的两位姐姐中的一位已于两年前（1909年）去世了。

我外祖父家有几个成员在一些方面是出名的人物。有一个嫁给韩上校的姨母是一个有些名气的作家。她的长女就是以勃拉瓦茨基夫人知名的神道家。我的这位表姐——叶莲娜·彼得罗夫娜的个性和经历，值得稍为详细地谈一谈。

我比这位表姐小许多岁，所以关于她的青年时代已没有什么记忆了。从我家里传说的故事听来，知道她的母亲韩夫人死了以后，她和她的妹妹来跟我外祖父住在第比利斯城。她按这个家庭的惯例，早年就结了婚，嫁给埃里温省的副省长勃拉瓦茨基，住在埃里温城，但不久她就离开了她的丈夫，回到外祖父处。外祖父一见她出现在他的宽敞的住宅里，便立刻决定赶快把这个麻烦的青年送到她自己的父亲那里去。那时她的父亲是驻圣彼得堡一带的炮兵上校。高加索地区那时还没有铁路，要把她送到那里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外祖父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家里的一大群奴仆中选出了两男两女，其中有外祖父亲信的管家，护送这位将来的著名的神道家乘着宽敞的四匹马拉的马车到波提去。本来打算从波提用船把这个逃亡者送到与俄国内地有铁路可通的港口。当他们到

达波提时，港中停泊着几艘轮船，其中包括一艘英国的船。据说，勃拉瓦茨基夫人立即和这艘英国船的船长拉交情。把这个长故事说得简略些，一天清晨，护送的仆人惊惶地发现这位夫人和行李已经不翼而飞。原来她偷乘了英国船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她的惊人的经历后来的发展如下：在君士坦丁堡，她在马戏团里当骑手。当时最著名的歌剧低音演唱家之一——米特罗维奇和她发生了恋爱。她退出了马戏团，跟着这位歌唱家到他将在那里演出的欧洲的一个都市去。不久，外祖父接到米特罗维奇的信，宣称他已和叶莲娜结了婚，并自称“外孙女婿”。这位有名的低音歌唱家显然并不因她尚未和她合法的丈夫——埃里温副省长正式离婚而感到为难。过了几年，又给外祖父母带来一个新的“外孙女婿”。一个来自伦敦的英国人从美国寄信来，说 he 已和勃拉瓦茨基夫人结了婚，他带着她因事旅行到了美国。不久，她又在欧洲出现，成了六十年代著名的降神者休谟的得力助手。以后家里又得悉她两段耀眼的经历。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她在伦敦和巴黎开了钢琴演奏会，后来又成了塞尔维亚的米兰王所供养的皇家歌咏队的经理。

其间，十多年过去了。这只误入歧途的羊，也许对于她的冒险生活感到厌倦了，决定回到羊栏。她居然在这个时期的末了获得我外祖父的许可，回到第比利斯来。她允诺要改变她的作风，甚至回到她的合法的丈夫那里去。就是在这一次她回家的时候，我才初次看见她。这时她已饱经风霜，形容憔悴了。她那当初显然曾十分美丽的脸庞上刻下了奔波放荡生活的一切痕迹，她的体形也被早年发胖损坏了。此外，她不大注意外表，喜欢穿宽大的晨装，而不爱着更精致的服装。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是不同寻常。她有一双很大的天蓝色的眼睛，当她兴奋地说话时，她的眼睛以一种根本无法形容的方式发出闪光。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样的一双眼睛。

就是这个表面上并不美的女人使得第比利斯城社交场的许多人晕头转向。她靠在我们的家里举行灵感的降神会而做到了这一点。我记得，每天晚上，第比利斯的社交场的一些人物在我们家里集会围绕着叶莲娜·彼得罗夫娜。在这些客人当中有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两位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以及其他当时从两个京城纷纷跑到高加索来寻乐和冒险的纨绔子弟的代表。降神会一开就是整个晚上，常常是通宵。我的这位表姊不仅限于敲桌子，招魂和念类似通神的咒语以显示力量。有一次她使隔壁一架盖着的钢琴发出声音，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在弹琴。这是当我在场时应一个客人的要求表演的。虽然我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却对于这些戏法颇不以为然，只把它们看做是一些骗人的手法。我还要说，这些降神会都是瞒着我外祖父母搞的，我的父亲对这一切事情也很不赞成。我认为勃拉瓦茨基夫人的法术一定是从休谟学来的。

勃拉瓦茨基夫人与她的丈夫和解了，以致在第比利斯安了一个家，但这也未能使她在任何一段时间走正路。有一天清晨，她在街上又被米特罗维奇勾搭上了。这个著名的低音歌唱家这时在艺术上和其他方面正在衰落下来。他在欧洲出了一阵风头之后，不得不接受第比利斯的意大利歌剧院的聘请。这位歌唱家显然毫不迟疑地要求和我的表姊重温旧梦，认为那是他的权利。这段丑闻的结果，勃拉瓦茨基夫人和这位低音歌唱家一起离开了第比利斯。他们去到基辅，这时年近花甲的米特罗维奇在他的“夫人”指导下开始学用俄文唱歌，他成功地演唱了如“为沙皇祝寿”，“人鱼公主”等俄国歌剧。当时基辅的总督是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他一度在高加索任职，曾在叶莲娜·彼得罗夫娜的少女时代就认识了她。我不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只是有一天清晨，基辅市民发现满街的门上和电线杆上都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一些使这位总督很难堪的小诗。原来这些小诗的作者不是别人，就

是勃拉瓦茨基夫人，因为这个事实是明显的，这一对人就不得不离开基辅了。

此后从敖德萨传来消息，她由她的忠实的低音歌唱家伴随在那里出现。当时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已经在第比利斯城相继去世。我们全家搬到敖德萨居住，我的哥哥和我就在当地的大学读书。这一对离奇的配偶一定已经陷于窘境。因此我这位多才多艺的表姊相继开了一家墨水厂和零售店，又开了一家卖假花的铺子。那时她常来看我的母亲，我也上她店里去过几次，因此和她较前熟悉一些。她学会各种不同的技能和知识的那种非常的机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她是一个无师自通的音乐家，居然能在伦敦和巴黎开钢琴演奏会，尽管她完全不懂音乐理论，却曾指挥过一个大的乐队。同时，尽管她根本没有认真学过任何外国语，她却会很流利地说几种语言。她作诗的技巧，也令我惊奇。她能很随便地写出很长的气势流畅的诗篇，她也能写作论说各种题目的散文体的文章。她也具有使她的听众和她自己着迷以致相信她所幻想出来的种种荒诞无稽之谈的才能。她无疑有着一种文学的才能，莫斯科的编辑卡特科夫是俄国新闻史上有名的人物，曾对我十分赞扬她的文学天才，这是她在他的杂志《俄罗斯导报》投过的题为《来自印度的丛林》的几篇故事稿所证实的。

勃拉瓦茨基夫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经营，其结果自然是悲惨的失败。这时米特罗维奇接受了开罗一家意大利剧院的聘请，两人就动身到埃及去。这时，他们的光景是相当可悲叹的，他象一只没有牙的狮子，长年在他的情妇——一个肥胖而邋遢的上了年纪的妇人的脚下。在非洲海岸外，他们的船破了，所有的乘客都掉进海浪里。米特罗维奇救出了他的情妇，他自己却淹死了。勃拉瓦茨基夫人走进开罗城时，穿着一条湿透的裙子，一文不名。她如

何摆脱困境，我无从得知，她以后又在英国出现，成立了一个神道会。为了加强这个新信仰的基础，她旅行到了印度，在那里研究印度人的神秘学。从印度回来，她成为许多热心于神道者的中心人物，作为公认的神道学家的领袖住在巴黎。不久，她病故了。但神道学的传道还很盛行。

让那些怀疑宇宙起源于非物质、怀疑人有独立灵魂的人们去评价勃拉瓦茨基夫人的人格吧。她在世的时候，她的灵魂无疑是不依赖于她的有形的肉体的。不知道这灵魂是从幽冥世界的哪一个特殊领域来的，也许是地狱或炼狱，也许是天堂。我总觉得在这位非凡的女人身上有着某种鬼魅的东西。

当我回忆我一生形成的时期，我了解自己在绝对忠君的气氛中养育大的。我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在那间嫖娼陪着我的屋子里，忽然来了许多家里的人，他们都在放声大哭。原来是听到皇帝尼古拉一世逝世了。只有丧失了十分亲密的朋友才能使人如此真实悲痛。我对于我所为之效力的皇帝、以及一般说来对君主制的忠诚，一定是一种遗传的特性……。

关于我幼年的教育，我必须说，我的双亲为我们一点也不吝啬，雇了一些仆人、嫖娼和教师，他们自己却不大注意我们。结果我们就不能充分保障不受若干有害的和腐化的影响。小时候我就看见了奶母(母亲不自己喂奶)、嫖娼和她们各自有时喝醉了的丈夫之间的丑恶行为。我哥哥鲍里斯长我一岁，当我们长大了一些的时候一起受教于一个爱喝酒的退伍的高加索人。继而又请了一个法国的退伍的海军军官来管我们。不久，因为他的恋爱事件的丑闻，当局把他放逐了。我们又请了一个瑞士先生，他却贪恋我们的嫖娼，于是父亲从多尔帕特又请来一个德国老师来代替他。保尔松先生教我们各样功课，其中有历史、地理和德文。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从他的德文教学中获得什么教益，实际上我始终没有学